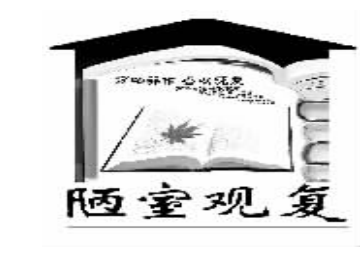


读图往事

□欧 阳



闲来友人茶叙，故人从手机上推出一篇文章，内容是写字和绘画都很有名的范曾关于黄永玉的高论，人品、绘画技法之类。原来是旧事，好像早几年前就热闹过，不知道怎么样又被人翻了出来。这是个人之间的攻讦，想不到过了些日子，网上又热炒6年前关于吴冠中的采访，据已故的吴冠中先生说，“他们（美协、画院）的活动就是搞展览、大赛、评奖。我每天家里收到的杂志，都是些乱七八糟宣传自己的，这样搞就跟妓院一样了，出钱就给你办。”这就不个人恩怨了吧，感觉怪怪的，只是作为局外人说不出什么，反倒是想起一些读图往事。

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喜欢过美术，甚至跟着专业人士去过野外，以为可以南郭先生一样写生一番，结果装模作样不到60分钟就认清了形势：对我来说呆坐真的是很无聊的营生，与其折磨自己还不如折磨别人自己享受来得安逸，这些傻事还是交给艺术家去折腾为好。之后的我便成了一名卑微的业余读图人士。

那时候要看画展似乎只有两个去处，一个是王府井的中央美院，再一就是东四的美术馆。说起来两处一条线上，但要看画展并不是方便的事，虽说从海淀过去只需要在白石桥或动物园换一次车，但人多车慢，早上出发晚前赶回，一整天里看画的时间也就三四个小时，沿途还要领略北京人“被挤成照片”的抱怨。美术馆请人作品多的时候还得跑好几趟，记得有一次眼巴巴地等到周日放假，再去时展品已经撤展了。

后来被窝运到了东城，读图的日子依旧继续着，大约有十几年的热情。现在回想起来印像深刻的作品不是太多，其中的主要原因，业余人士认为可能和本人不太喜欢专家观点有关，非俺水平高，实在是不敢苟同。也许说不出那一幅作品好，但置放在一起比较，一些时候您可以轻易地看出高下来。比如说詹建俊的《潮》，感觉之前国人油画好像还没有那

么鲜亮的色彩，而对轰动一时的《父亲》我总觉得有些说不出的遗憾（不是因为内容大于形式的说法）。很多年后看到罗中杰那一代人刻苦临摹印刷品的回忆时，我还在想着这事，是不是就是临摹印刷品留下的影子呢？《铜水和汗水》使我第一次体会到刺眼的光，所谓印刷品和原著的土壤之别一目了然，后来《大碗岛的星期日》刺痛眼睛的靓丽还会使我想起这幅画。

老实说我不太喜欢国画，今天虾腿朝左，明天虾腿向右固然很生动，按古话说是栩栩如生，但我总感觉就像是连环画，无论技法上如何精巧都逃不出匠人的范畴，可能是我更欣赏米迪·芝加哥“花朵”那种匠心的缘故吧。不过有一次在看美术馆馆藏作品的时候，看到一幅工笔白描画，名字好像是《海岛女民兵》，非常地震撼，让我想到郭小川的诗，那个情绪激昂，甚或有些癫狂的时代，人的心理和精神竟然可以通过简单的黑白几笔来露无遗。

显然国画不像我这样的业余人士胡说的那么不堪。有一年我在香山饭店开会，差不多有20多天，每天我都去看赵无极和黄永玉的画，在不乱评的前提下，赵无极那样的画我可以涂抹一些，至于黄先生，没看出技法不成熟的样子，为这事我也琢磨，为什么一些看起来飘逸洒脱的字或者画会看到后面那么多的零碎，大约也是所谓画如其人了。

慢慢的，画变得昂贵起来，我也渐渐失去了对它们的兴趣，每每看到是个人就想当藏家，确实是很打击我的爱好。另外一个因素也许是和一幅叫《吉祥蒙古》的作品有关，记得是全国美展金奖作品，当时专家的意见分歧很大，我也觉得画作平凡了一些，之后又过了几年，对我这样总想看到突破的家伙来说，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什么的也没见有大的变化。到王怀庆像煤炭一样的黑椅子和张晚刚《血缘·大家庭》昂贵起来的时候，南郭先生我变成了叶公，不是恐惧，是热情消退了。

也许《吉祥蒙古》那般的宁静与祥和才应该是真正的上品吧，如若大家不愿意品味宗教般的沉稳和庄重，吵吵架也许更具人性本色，至少争论是有助于进步和提高的，至于经济目的或者是其他非业务本身的原因，把桌子搬到街边，再拿着暖壶沏上一杯茶高声喧哗，效果就不知道是什么样了，因为如此这般引来的关注者估计全部都是看戏的，而不是看画的。

都是代购惹的“祸”

□周 倩

前几日 CCTV《新闻30分》做了一期节目，对时下流行的网购雪地靴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调查，结果发现现在的“山寨”技术高超的不得了，一双标称澳大利亚知名品牌UGG雪地靴不仅包装、吊牌齐全，甚至连商标上的二维码也真的能扫出来，虽然扫出来的网址有些假，但皮毛一体的加工，堪称无缝可挑的高仿技术，着实令人惊叹。再就是价格也很吸引人，一双靴子根据做工精细程度、皮毛的质量状况，分别卖不同的价位，便宜的200元，贵的五六百，但如果是去专柜购买，那少说也得1000元左右。网购的时候，商家都会标注：某地正品代购，至于这个“某”有多远，那就随便编了，近的有韩国、日本，远了就欧美、大洋洲去了。

我还不算是一个热衷网购的人，原因是我一直对我自己的审美不是很自信，再好看的衣服总觉得要穿上试试才能决定买不买。可周围有不少朋友早已是网购达人，在他们的带动下，去年初，我也开始混迹于网购大军，当然目标仅限于婴童款，因为对自己闺女的相貌还是蛮自信的。乍一入道儿，资源、鉴别能力都有限，一个网购前辈向我传授经验说：“某宝已经不是稀有动物了，微博才是‘大坑’，我一般都直接跟微博下单。”遂又向我推荐了几位微博好友，让我加了关注，从此，我的微博里就不再平静了，经常是一上来就有N条信息待读，各种图片秀，某某韩日代购，某某欧美奢侈品……货物琳琅满目，其中不乏一些国际知名品牌，价格更是“大牌”。在各种视觉冲击、评论诱惑下，我也逐渐被“领上道儿”了，一年下来，账单总数也相当“可观”。

其实早在几年前，我就一直觉得，现代社会，尤其是年轻人，不网购就等于不时髦，成天商场逛迹的都是些上了年纪的阿姨、大妈或者是有钱有闲的人，年轻人宅在家里也能知天下，鼠标轻轻一点，货物就立马送上门了，这是儿辈人做梦都想有的福气呀。于是，慢慢地网购就驻扎在不少人心里了。

网购跟商场相比，最大的优势自然是价格。商场的商品加了场地费、各种人工、税费之后，一件衣服的价格往往令人瞠目结舌。网上同样的一件衣服，价格就划算多了，我身边有几个开网店的朋友告诉我，在某宝注册一家网店，成本只1000元的代管费，还可以自



己选择交或者不交，不交的风险就是假如买卖双方发生摩擦，网站不负责任调停，这样一算，即使是同样一件一模一样的正品服装，网上的价格也必然优惠不少老。再加上网上的图片大都穿在嫩模身上，看着人家穿咋都那么好看，看久了眼睛就花了，以为是穿自己身上呢，再看价格也能接受，于是点击购买，确认付款，心里美滋滋儿地等着送货上门，身段婀娜地穿着出门。可货到了，穿起来，一照镜子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穿模特身上和穿自己身上是两码事，这样的当，不止上了一回了，就是不长记性，下次再看见这样的“便宜”，还想占。

可时间一长，发现这也不是个事儿，网上购物不限时不费力，打开电脑，随便哪个时间点儿，一会儿工夫就能买上好几件，网购以来，衣橱的衣服多了不少，可是穿的几率却没那么大，毕竟买的时候没试过，买回来不可避免的时候会上这儿肥了那儿小了的，你说可以退呀，想想又觉得退来退去的，还得叫中介，还得等上好几天，实在麻烦，除非价钱很贵的，否则真不愿麻烦这一趟。于是有人告诉我，你不要以为上网就是买便宜货，现在网上好多家店代购的，都能买到商场的正品服装，而且价格比商场要划算很多，尤其是海外代购，不仅方便，衣服穿上也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。我心想，这真是好事，于是又开始学习海外代购，这次更是一发不可收拾，那些平时在一般商场都看不到的大牌，又或者以前不知道的國際大牌，因为网络，让它们与我的距离变得如此的近，从下单到收货，少则几天多则月余。尤其是付款和收货的这个时间差，往往令人产生错觉，以为货物是从天而降似的，全然忘记之前下单时还付过钱呢。

春节前，为小女在某韩日代购的微博上，预定了号称是全本日本最“皇室”的童装品牌的一套服装，心沾沾焉焉，遂向家人卖弄一番，说，咱们头小老百姓的孩子也能穿上日本皇室品牌的服装，这都是沾了代购的光啊。节后衣服到了，我举着衣服吊牌上的英文标注大声念：“纯棉材质，只能手洗……产地：中国。”

这最后几个字，让家人笑喷了饭，合着绕了一大圈，还是 made in China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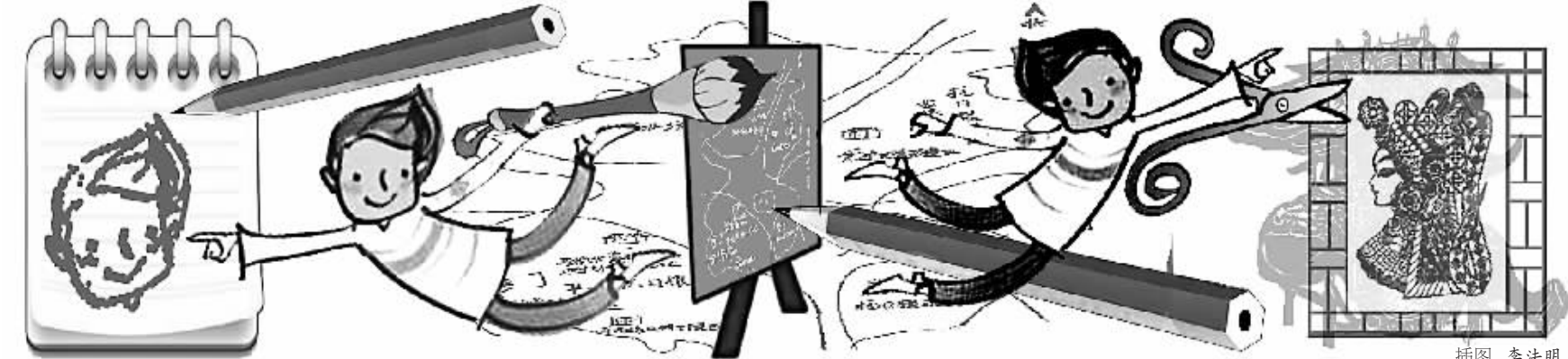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李法明

现在，作家兼学丹青者有之，兼操书法者则更多。“写字”，写好写差，一般人均可为之；而作画，画到一定水平却不可小觑。我自知在画画上绝非轻而易举，因此未敢造次下什么功夫，但对既为作家或诗人又兼擅画作者是羡慕的。我所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的全才。外省有一位小我“一轮”的朋友，他本是工人出身的业余作家。当年在我下放工厂时他就是一个技术不错的车工，后来又成为文学爱好者。近几年来，他在书法和画画方面又有了长足进展。前些日子，他与我通电话时顺便告诉我，现在已是中国作协、书协和画协的“三协”会员了。我听后真的是佩服之至。

不过，要说谁在哪方面就是一门不门儿，就是完全的不行，恐怕也有点绝对化。说实在话，上大学时我除了文学专业课之外，业余时间对作曲还很“兴趣”了一阵子，曾试作了两首歌的曲子还在省市报纸上发表了。但后来也不知怎么就完全疏离，只是蜻蜓点水似的“点”了一下。至于“画”，少年时在老家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，但还够不上明确的绘画艺术的尝试。

我的“画”，一是画地图。那是上世纪的1947年~1948年之交我正式参军之前，当时解放战争正炽，在国共相搏的战场上，有的犬牙交错，有的我军正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。从报纸上看，每天都有城镇易手，但总的说来我军收复与新攻克的城镇为多，当时，我已参加了试建时期尚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国新民主主



幸福永远不会降临到那些不懂感恩、不会知足的人身上。

赵春青 画

十余年来，当我轻点鼠标用“伊妹儿”给远方的友人发去邮件，无需付邮资传送文稿、照片；用“百度”搜索资料；尔后用QQ同远在美国谈研的孙女儿作视频对话，不担心时间长短、计费多少，只尽情享受由网络带来的“天涯咫尺”的天伦之乐……我不能不为网络发明者的神奇与伟大而惊叹感动，把它称为给“地球村”全体村民送上的一份厚礼，是毫不为过的吧。

2013年，一个陌生的名词“MOOC”——中文译作“大规模网络公开课”的新客，又来到了我们中间。由国际性学习社区创造出来，将顶尖大学拥有的前沿性教育资源，集合于互联网的平台上，施行一种全新的免费授课方式，经过2011年~2012年的海外预热，迅猛而火热地成为中国高知人群的热门。免费上世界最好大学、最好老师的最好课程，视频讲解，讨论区、作业和论文，一应俱全。横跨IT与教育界的“革命性事件”，着力于拉平全球教育资源，实施平等教育，让大学内容和所有愿意学习者

忽然喜欢“朴素”这个词，就像一张未着油漆的旧桌椅，显露的是淡淡的本色。桌子上有碗筷，粗茶淡饭。经年累月留下的木纹，那棵树的痂还在上面，它就是一张旧桌椅。

朴素是一件什么东西？它是以乡村女孩子的两根大辫子，走起路来，一跳一跳的，背影消失在旧时光里，我在少年时，曾看到河对岸，张家小媳妇坐在屋后的一张小椅子上梳头，袅娜的身姿在斑驳树影里，那是一种朴素之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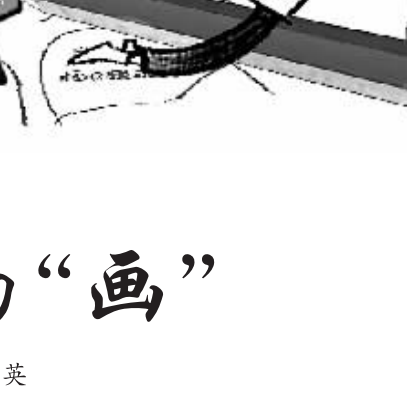
朴素的汉子捧大花碗，坐在路边呼啦呼啦地吃饭。还有一个老头儿，推过来一辆车，站在树下撒汗。天冷的时候，老太太穿厚棉裤显得臃肿，远远地看就像一个大萝卜。

我坐在朴素的小餐馆里。小餐馆里，一椅、一桌、一伙计，老板娘安静地坐在吧台后面。那个餐馆，就在繁华大上海，一条热闹马路与另一条安静马路的拐角处，只有步行才能找到，坐在公交车上会一掠而过。

朴素见不到大红大紫，也没有夸张的表情



义青年团，在故乡解放区担负了宣传等工作，其中有一项纯属我个人的爱好，即按照报纸上的报道绘制解放战争形势图。那时我能看到的报纸主要有两种，即胶东区党委的机关报《大众报》和另一种较为通俗的八开报纸《群力报》。我所画的地图分别为《华东战场形势图》、《东北战场形势图》、《华北战场形势图》、《中原战场形势图》和《西北战场形势图》。敌占的城市插小蓝旗，我军占的城市插小红旗，反复易手者以此类推。我将这些形势图贴满了我住的西屋的两面墙上。在一段时间内，每天都要拿出很大一部分时间来画，依战争形势发展不断改变标示。可以想见，当我忙于“调整”战场态势时，确实耽误了我日常担负的家中担水、拾草、推磨等活计，自然引起我母亲不高兴。在敦促无效的情况下，她一时气愤，三下五除二将墙上的“形势图”统统扯下来，还没等我缓过神儿来，就塞进锅灶下的烈焰中付之一炬。我抢救不及，又不好与母亲理论，痛惜之下竟放声大哭起来。哭过之



后，我沉思的结果是：再画！除了依母命干完了农活，家务，就抽空默不作声地画一遍，然后又依原样贴在墙上。看了看，好像画得比原来的更工整。

说来也怪，这次“风波”过后，母亲没有再撕再烧。在我与母亲之间好像达成了一种无言的默契：我理解母亲要我干活的苦心；母亲也深深懂得了我“画图”不可更移的意志。我的“画”之二，是画窗花。连画带剪，同样是1947年和1948年，画了两个年头的春节窗花，起因是由于战争，早年卖窗花的绝迹了，可我母亲偏偏喜欢过年要有个喜庆的气氛。为了使她不至于失望，我愣是向她冒领任务说：“我来试试看！”但这时又需要材料，翻箱倒柜，找到了我大姐早年上小学时画图用过的颜料小盅，有红、绿、蓝、紫、黄等；却没有白纸，战争年代，买都很困难，为此，我去了姥姥家，在她的厢房里，找到了外祖父当年在北平粮油店当账桌先生用的一沓白纸，画窗花的材料算是基本备齐。当我一试笔，居然并不

黄土地上沉默的父辈们

□李晓华

每次看到父辈们神色凝重地蹲在地头，手里的烟明明灭灭，那一朵朵飘向天空的，到底是些什么心思呢？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更长久的沉默，或惊疑地一瞥。

他们没有父辈们的经历，猜不出那一朵朵沉闷的心思。父辈们，祖辈们，黄土地上的祖祖辈辈们，都是在那份沉闷中，一辈辈生存过来的。

他们的心思能跨出那片黄土地吗？不能！也不可能。庄稼茂盛了，他们在沉闷中期待，土地遭灾了，他们在沉闷中煎熬，岁月的车轮把他們磨砺得很皮实了，没有大喜，没有大悲，所有情感尽在默默中。

他们是麻木吗？不！这个词语对他们太不公平了，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，只能默认命运带来的一切，在漫漫岁月中，长时间服用生活的镇痛剂，长时间地麻醉神经，才变得迟钝了。

他们没有抱怨，只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在沉闷中以不变应万变，不管社会怎样改变，不管世界发展得如何迅速，这些父辈们依然雕塑般静立原地，风雨也好，潮流也好，统统都被他们坚硬的心石击得粉碎，瞬息万变的时代也悄悄从他们身边溜走了。他们脚下站出的一个个桩坎，在嘲笑那些泡沫般的世界。

我曾问过一位本家大爷，人为啥活着，他的答案即简单又朴实。为了吃饭呗。

请不要嘲笑这最质朴的想法，自从有了人类，我们所奋斗的目标不就是温饱吗？只有解决了这最根本的，人类的思维才有可能去探索别的。

汽车，别墅，享受在被那些文明之人，不择手段地追求时，在鲁西南那片古老的黄土地上，父辈们的烟仍在飘出一朵朵沉闷的烟圈，仍在默默地守望着这片土地。

他们希望自己的儿辈们，能走出那片黄土地。别再承继那份祖辈们传下来的沉默，他们把自己那份承袭的凄苦，严严实实地扣在了心里。儿辈们看厌了都市里的浮华，有时候被各种文明弄得遍体鳞伤，就想回到那片黄土地上去疗伤。他们愤怒了，滚回去！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，有种的，就带着伤去拼，你骨子裡，有的是咱爷们的硬气。一顿臭骂，把儿辈们的胸膛里塞满了钢强，像头豹子又冲回了都市。

儿辈们也试图让他们融入新的文明，他们拒绝了，他们离不开那片黄土，离不了那份沉默，他们融入不了在他们看来是乱七八糟的享受生活，只有那片黄土地，还有地头上的沉默，才是最踏实，最真切的。

动”、“建豪华校园”等等，是何等渺小猥琐；那些吹吹青年学生的血以自肥的“招生办”主任之流，又何其丑陋与卑劣。

许多报刊的年度评选是独具慧眼的。不论是用生命守护孩子坚守人性本质的长者，还是还原革命的历史根脉、寻找历史本质真实的史家；是规划未来乡村“把乡村建设成真正的乡村”的中国乡建院，还是用生命构筑捍卫幼女防线的白衣天使；是殉职一线的县官，还是宁舍百万年薪也要服务“边缘”学生的校长，还是维护法律尊严跨界联手平冤的卫士……都是大爱的践行者，普惠的播撒者。“登山千条径，独仰一月高。”大爱方式多样，普惠渠道多元。博爱天下、悲悯普度，尊道贵德彼此是相通的。回归善的教育、善的人性、善的政治、善的法律，回归常识，回归本质，就是大爱、普惠的要义。

评定是价值观的宣示，是信任的推崇。与其成天大话连篇，口水四溅，贩卖“狼奶”，真还不如埋头做点惠及普惠已大爱大德的一切切实的工作。

一辆老式自行车，像骑着两匹马，在小城笔直的大马路上飞奔。后来，我和陈二狗渡江，到上海去买大红衫衫、山羊皮猎装、雪花呢大衣，就变得不再朴素了。看来，一个年的朴素年代，是在少年和中年以后。

对于许多东西的迷恋，我们变得不再朴素。这个世界太过于炫目和迷离，我们变得朴素不起来。

大街上，看不到梳两根大辫子的姑娘，也看不到穿黄大衣的小伙。朴素年代成为一种怀念。

有个做官的朋友，退下来之后，他的生活才重返朴素年代。他遇到的人，对他说的话，遣词造句，是朴素的，不像从前那么恭维和修饰。一个人年老了，从华丽中脱身而出，他就是一篇朴素文章。

那个留着英国大胡子的培根说过，“美德好比宝石，它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下反而更华丽。同样，一个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的人，是令人肃然起敬的。”这个世界，最终是由朴素的人和器物组成的，越朴素越接近事物的本质。

大爱无私

□符 号

教、信仰、意识形态各种壁垒而人所共享，也蕴含着“世界大同”的元素因子，价值抹杀不了甚至无可限量。大规模的“网络公开课”的兴起，预示着一个教育新时代的肇始。

大爱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丽亲切。受惠者感受着，也必然将广泛传递着，弥漫着。其社会传导力、道德感召力、文明征服力不可低估。大爱必然无疆，无疆方成大爱。贫家学子也能踏入学府之门，普通高校的青年有缘面对聆听名师的教诲，这是怎样的一种大爱教育。在它的面前，那些“学术造假”、“圈地运

朴素

□王太生

和惊讶的肢体语言。往往是屋檐上的瓦，色调平和，就像一个人从来没有炫耀过，谈不上有过什么七上八下，也不好大喜功，痴痴癫狂。

有的地方很朴素，我坐车路过一个小镇，朴素的房子，绳子上晒着朴素的衣裳，路边站着朴素的人，下车问路，他们说的都是些平淡朴素的话。

1983年的南京是一根大辫子。几年前，我在南京去成都的飞机上，从一本杂志读到这样的句子。文章是谁写的？记不得了，就记住这句话，这是朴素情感，带给一个陌生人的朴素感染。

上初中时我们到农场学农。同学的姐姐